

蘇聯新五年計劃評介

良銳譯

本文原載美國「外交季刊」今年夏季版，作者 Timothy Sosnovy，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俄文部主任，現為哈佛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曾著有「蘇聯重工業發展」等書。

譯者誌

第一節 新計劃的特點

蘇聯新五年計劃所發表的數字，業已引起世界報章廣泛的注意。此事并不費解，該計劃之實施，將促進蘇聯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增長，並為其政治與經濟影響力之延伸，奠定基礎。雖然該計劃尚未作最後決定，惟已排定日程，將由最高蘇維埃批准；據一般估計，該計劃之重要部份，業已定案。

蘇聯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因發現其不切實際，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予以撤消。取代該計劃的七年計劃（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其中大多數重要目標，諸如國民所得、農業、人民生活水準、勞工生產率等項目，根本未曾實施。有關該計劃的成果資料，實際上未曾發表，所承認的事實僅為：「由於物質的嚴重缺乏，阻礙該計劃之實施」與「該計劃在經濟發展方面，遭遇相當的困難」。

第八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具有三項特點。第一特點：計劃內容較切實際，并能吸取以往的經驗。根據以往七年計劃所訂的目標，國民所得應增加百分之六十五，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七點四，然而該計劃推行之結果，實際每年僅增加百分之四點四。在七年計劃實施過程中，農業產品總額預定增加百分之七十，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八，總額實際增加僅百分之十，平均每年僅增產不及百分之二；換言之，農業的增產量僅能趕上人口的增加。舉例來說，一九六五年的穀物總產量，為一億二千零五十萬公噸，然而計劃中的預定產量，却為一億八千萬公噸。

蘇聯新五年計劃評介

根據新五年計劃，預計國民所得總額增加百分之三十八至四十一，即每年增加百分之六點七。工業增產總額為百分之四十七至五十，每年增加百分之八。在農業方面，係以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每年平均生產量為基礎，再增加百分之二十，以達成一九七〇年最後目標的增產總額。在穀物方面，與前一個五年計劃比較，預計增產百分之三十，一九七〇年的生產目標為一億六千七百萬公噸。

新五年計劃的第二特點：蘇聯新領袖們，將致力安撫集體農場農民，蓋彼等一直處於次等國民的地位。以往農業的慘痛失敗，迫使蘇聯領導階層，許下長遠的諾言：拉平城市與農村人民間生活水平的距離，消除城市與鄉村之間在社會與經濟福利上、在生活條件上的差異，並為集體農民建立「有保證的月薪制度」。

新五年計劃的第三特點：揚棄「趕上并凌駕美國」的口號。按七年計劃所揭櫫的目標，為超過當時美國工業重要物品生產量，并趕上其他工業品的產量。此外，農業產品的總額與按人口計算產量，亦將超越美國。七年計劃并強調，一九六五年以前，共產集團國家之工業產品將超過世界總產量的半數以上。蘇聯總理柯錫金，在第二十三次共黨代表大會演說中指出：共產與資本主義兩大制度之競爭，為歷史上無法避免的過程。然而在新五年計劃中，對以往口號，却已隻字不提。共產集團國家宣稱：出產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物品，然而其實際產量，約為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一。

兩年前，蘇聯中央統計局局長史塔羅夫斯基教授，指責美國經濟學家

蒙蔽事實，在蘇聯經濟成長率降低的評論中，故意歪曲蘇聯實際經濟狀況。然而今天普遍承認，美國經濟學家們在評論中指陳各點，均屬於事實。

根據蘇聯經濟學家的統計：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間，由於經濟成長率降低，較之此六年間應有的收益，國民所得蒙受損失達四百一十億盧布之鉅（合四百五十五億美圓）。在對赫魯曉夫的指控中部份屬實，例如指責赫氏任性、主觀，以及其他引起經濟挫敗的罪名，雖然這種指責與馬克思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理論相矛盾，然而蘇聯的經濟（與共產集團國家的經濟一樣）正遭遇困難一事，至為明顯，毋庸置疑。這種計劃經濟制度正面臨嚴重考驗。新五年計劃能否順利推行，主要仰賴於刺激經濟成長的革新計劃方案能否有效實施。

七年計劃（1959—1965）與新五年計劃（1966—1970）主要目標對照表

主要產品	單位	一九六五年實施情形		一九七〇年	
		計劃量	實際產量	計劃量	較一九五五年增加%
鋼	百萬公噸	九一	九一	二九	四·七
煤	百萬公噸	六〇九	五八	六五五	一〇·八
石油	百萬公噸	一四〇	一四三	三五五	四〇·九
瓦斯	百萬立方公尺	二五〇	二九二	二四〇	六〇·〇
電力	十億瓩	五〇〇	五〇七	八五〇	三三·四
水泥	百萬公噸	八一	五二·四	一〇五	二九·六
肥料	百萬公噸	三六	三三·三	五五	八〇·五
穀物	百萬公噸	一八〇	二二〇·五	一六七	(一)七·二
糖	百萬公噸	一〇	八·九	一〇	—
肉類	百萬公噸	六·一	四·八	六·二	一·六
牛奶	百萬公噸	一三·五	二·五	一七	二五·九
牛油	每千公噸	一·〇〇	一·〇六	一·六〇	一五·三
布匹	百萬平方公尺	一〇·六	七·五〇〇	一〇·六	(一)九·七
鞋子	百萬雙	五·五	四·六	六·〇	三三·三

第二節 工業

蘇聯對新五年計劃的國民經濟生產部門（工業、農業、運輸與通訊），投資額高達二千零五十億盧布（合二千二百七十五億美圓）。這項投資額的五分之二（一千二百六十億盧布），業已分配給工業部門，其中百分之八十八用於發展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項目計有：電力、機器製造、化學工業與金屬工業。在新興工業方面，諸如電子工業、電子工程、原子能工程、電子計算機與綜合原料等計劃案之規模，較諸以往計劃均已擴大甚多，很明顯的，這些計劃，無論是現在與未來，對蘇聯軍事與經濟力量之潛在發展，均甚重要。蘇聯政府對這項龐大資金能比以往有效地加以運用嗎？答覆此問題之前，吾人首先對蘇聯過去經濟失敗的原因不妨稍加檢討。該國對勞工之運用，既乏效率，且多浪費。其浪費之鉅，遠非吾人想像所及，每至數以百萬計之工業部門工人，當局依據彼等的志願，自一工廠調至另一工廠工作，其中三分之一係改變工作性質者。蘇聯經濟學者對這種異動所造成的損失，所作的估計：在一九六三年，工業部門損失五千四百五十萬工作天，建築部門損失一千零四十萬工作天，其經濟價值為二十億盧布。

管理不當、浪費與開支過度，業已削減投資的成效，每一生產單位所耗用的原料、燃料與電力，均較預定計劃超出甚多。以機器製造業為例，遭浪費金屬之重量幾為成品的二分之一。在計劃全面統計方面，也鑄成重大錯誤，尤以投資方面為然。一九六四年未完成建築工程總值達二百七十一億盧布，為投資額的百分之六十八。上述數字倘能減至百分之五十五至五十五，則可減少損失六十餘億盧布。工業工程耗時太長與編組過於遲緩，其蒙受損失共計達一百億盧布。

為圖增進工業的成效，以往的計劃會採用各種措施。然而，一九五七年透過蘇聯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地區為單位所推行的工業管理辦法，現正在嚴

金屬工具	每千枚	100	185	215	230
各型車輛	每千輛	八五	六六·四	七二〇	一五〇
城市住宅	百萬平方公尺	九四·三	九·五	八四三	六〇
農村住宅	百萬棟	1·0	〇·五	五〇·〇	〇·五(一)五〇·〇

止中。中央與各加盟共和國管理特殊工業部門的各部，又按以往的型態從新恢復。當局將採取新措施以加強計劃作用，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作用與集中規化將予加強；同時在另一方面，工廠階層負責人的權責將大為增加；這項事實，可從高級政府機構所核定的工廠工業計劃的經濟指標數目的減少中看出。例如在勞工方面，僅工廠的工資基金須由上級正式核准；此外，每一工廠均有權單獨策劃，工人的數量、勞工生產率和平均工資，毋須徵求高級政府機構之核可。廠方并設置特別基金，用來激勵各級工作人員（上自廠長下至工人）。員工的工資增加，將大部取決於所屬工廠的生產成果——產量的增加，產品品質的改良，勞工生產率的提高，收益能力與利潤的增加。對工廠一般基金的支付——從無償資本建設撥款轉變為長期貸款，基本上均與此一原則有關。

這些新的改革，實際上具有折衷的性質，同時容納兩個相互抵觸的目標：一方面，使工廠廠長成為該廠的核心領導者，賦予更大權力與活動裕餘；另一方面，却加強集中規劃。這些改革在解決特殊問題時，其所招致的困難，從一枕頭套製造廠事例中，全部暴露無遺。該廠所需枕頭套材料的尺碼為六十一至六十二公分寬，然而紡織廠所製出枕頭套材料却為八十公分寬，真理報指出：「加盟共和國與中央計劃機構與枕頭套製造廠之間，就此一問題的公文往返，竟不下七年之久，截止目前尚無絲毫進展。」現在，工廠階層負責人能解決此類問題嗎？各計劃機構在運用方法上是否會改變嗎？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數不清的部、委員會將扮演什麼角色？高級計劃機構將採取何種方法以改善其平衡經濟、決定比例與投資等之職能，尙未分曉。

新的改革事項，在執行方面，所存問題仍多。工業工廠所建立之直接契約關係，與輕工業相比照，將能達到何種程度？國家物資與裝備供應委員會的業務又將如何建立？新的批發價格如何能迅速生效？其成效能達何種程度？以及其他重大問題，均令人懷疑。

哈爾可夫大學經濟學家李柏曼教授，撰文時曾用利潤（Profit）一辭，作為研究工業部門的作業指標，竟引起甚大之誤會。然而，吾人須強調者，凡在生產手段私有權利已遭否認，市場與市場關係不復存在的情況下，則社會經濟的錯綜複雜關係亦不存在，利潤一辭，一如其他辭語（價格、貸款等），僅為一技術辭語而已。

李柏曼教授於一九六二年，首次高聲疾呼，批評蘇聯工業無一是處。嗣後對工業部門展開檢討，乃導致新五年計劃之改革，蘇聯領袖對該計劃，寄望頗殷。

第三節 農業

蘇聯農業失敗，肇因甚多，且甚複雜，如：國家對穀物與其他農產品之購買，在數量上之激遽增加；永無休止的變動農業編組；無能的官員干與集體農場的工作，導致生產上的遲滯；對集體農民的限制（私人耕地的削減，農具使用之限制等）；農民現金工資的減少等。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一如往昔，採取經過時間考驗的消極抵抗途徑。彼等對私有耕地的關注，則遠勝於集體農場，或向城市逃避，轉而從事建築工作。從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僅俄羅斯共和國集體農民，就減少三百一十萬人，合該地區人口百分之二十七。

新的五年計劃，農業方面的改革，主要係對集體農民予以新的讓步。政府草擬統一和固定的計劃，按照預定日程，逐年增加，購買穀物、家畜、家禽、牛奶、雞蛋與羊毛，直至一九七〇年底為止。為加強對農民之激勵，農產品價格將予提高，政府穀物購買計劃實施後，雖然集體農場之售價業已提高，亦勢將另外穀物售給政府。新計劃應允將農民工資提高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以現金或實物發放工資。對私人耕地及家畜的限制，業已取消。

七百一十億盧布農業投資計劃業已擬定，其中三百億盧布，係用於集體農場。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間，礦質肥料生產將提高一倍，并預計生產一百七十九萬具牽引機，一百一十萬輛卡車，及五十五萬台收割機。農業供電亦將增加一倍，驟看之下，以為增加之電力為數甚大，實則蘇聯農業用電僅佔總電量百分之四。同樣地，這項計劃要求每年建造五十萬間農民住宅，這個數字，亦僅為七年計劃期間實際完成建造的住宅數量，該計劃另外百分之五十的房屋未能完成。政府採取這些措施，旨在將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之勞工生產率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無疑的，有計劃的農業投資，農業機具與礦質肥料之增加，對農業生產的改進至為重要。然而決定性的因素，仍在於集體農民本身努力之程度，及農民對集體農場之態度。今日蘇聯政府所面

臨的問題，乃爲如何誘導農民，使其對集體農場之工作，能同耕耘他私人耕地一樣的賣力。蘇聯全國私人耕地，總計佔全國可耕地百分之二弱，然而所出產的馬鈴薯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七十，蔬菜佔百分之四十二，肉類佔百分之四十四，牛奶佔百分之四十五，雞蛋佔百分之七十六，羊毛佔百分之二十二，此外，全國三分之二的水果和草莓漿果，四分之一葡萄，亦產自私人耕地。同時，私人耕地產品的品質，遠較國有農場與集體農場的產品爲佳。城市居民生活較農村居民優裕，當不足爲奇，而令人驚異的是，兩者之間生活距離的懸殊。近幾年來，自農產品的純收益中，用於發展國家經濟其他部門之費用，每年已減少約八十至九十億盧布之鉅。以往十三年以來，城市居民每人購買物品量，爲農民的三點八倍，并且農村居民購物的價格較城市昂貴。農民僅耗用全國百分之二的電力，農村設備簡陋，自來水、下水道與瓦斯等設備均不多見。根據一九六四年的統計數字，城市地區消費者勤務的耗用量，爲農村地區的四點三倍。

新五年計劃可以根絕這種奇怪現象嗎？無疑的，製訂穩定而完善農產品購買計劃，農產品價格增加，放寬私人耕地與農具使用之限制等，均將有利於農業之改善，一如史達林逝世後農業改革所獲致的成果。新計劃的農業改革，成功與否，關鍵所在端視政府對計劃中之承諾，其誠懇之程度爲斷，尤其對集體農民所推行的「保證月薪制度」爲然。很明顯的，新五年計劃同樣不會有奇蹟出現。蘇聯農業的致命傷，主要係由於集體農民，咸認彼等非集體農場之主人所致。蘇聯農業失敗的結果，乃盡人皆知，蘇聯一半的人口散佈在農村，約三分之一的人民爲農民，然仍舊嚴重缺乏人民所需的糧食與工業所需的農產原料。

第四節 新計劃帶來的問題

蘇聯國民經濟另外一點應予重視的是：低劣的產品品質。蘇俄國家計劃制度，實施之結果，使得工業產品與日用品的品質日趨拙劣，各式建築工程，均欠牢固，尤以住宅房屋爲然。在俄羅斯共和國，有一些特種「大隊」，人數多達三萬，其任務是經年地把已完成的建築工程上的缺點予以消除。該國依法檢製劣質物品或低級產品之製造，難行之有年，然并未獲致成效。

這種現象對國家造成無以估計的損失，并影響蘇聯擴大對外貿易的機會。蘇聯政府深悉缺點之所在，因而試圖使新五年計劃能帶來革新。在發展國家經濟方面，新計劃着重於運用最新科學與工業技術。但是目前遭遇到阻礙。工業部門的重要職位，多爲中年工作人員所盤據，然而彼等之教育程度與技術能力均無法符合工作之要求，蓋彼等受的是二次大戰時的教育，現已不甚適用。由於此一階層年齡的人員爲數最多，且盤居要津，對新計劃採用日益複雜的工業技術，影響至大。

另一個應加重視的問題，是對未動用之預備人員，或稱剩餘勞工人員的處理。雖然自動作業系統已廣泛應用，然而各工廠之工人并未因而減少，却反而增加，同時產品亦未因人數增加而提高。很多工廠均僱用不必要的人員，彼等大多盤居與生產無關的職位。據一九六一年的官方統計：國家經濟委員會所屬各級機構，由於上述的無效率所造成「工時」損失，總計達二億三千一百萬個「工作天」。根據新五年計劃，工廠負責人，依據每年核定工資總額的限制，有權決定勞動力的結構與大小，此項原則之運用，雖有利工廠工作之推行，不過部份工人勢將失去工作。一俟該項新制度生效，莫斯科汽車聯合企業即將裁減百分之七的勞動力，其他工業機構，裁員有高達百分之二十者。以此比例，至少有二百至三百萬工人有失業的危險。一九六六年另有三百萬男女青年完成學業尋找工作職位，因而使就業問題更形嚴重。如此看來，蘇聯以往勞動力缺乏的報告當不致再提出了。

目前俄國報界主張：對因採用「自動作業系統」設備而喪失工作的人員應予以補助。報界亦指出：支薪的冗員太多，成爲國家嚴重的負擔，彼等并妨礙勞工生產率之增進。就經濟方面而言，爲失業人員給予實物補助，甚爲合理。不過採取這項措施，無形中承認失業人員的存在。截止目前，蘇聯自一九三〇年來，尙無失業人員存在的神話，仍在流傳。

第五節 新計劃的生活水準

蘇聯工人的生活水準，藉此略予論述。工人生活水準，以其全部收入用於購買食物的比例，可以窺出。其全部收入用於購買食物的比例愈高，則其生活水準愈低。從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一年中，蘇聯工人收入用於購買食

物的比例，從百分之四十九點三降至百分之四十六點九，現在的百分比比例可能更低些，但與歐洲其他國家及美國工人收入相比，仍高出一至二倍。

蘇聯七年計劃所許下的承諾：工資與薪金提高百分之四十，為多數僱用人員實施每週三十五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工資每月不少於五十五至六十盧布，均未能兌現。新五年計劃許下新承諾：消費品將大量增加，尤以持久性消費品為然（包括彩色電視機），減低稅收，實施每週五天工作制（但仍為四十一小時）。工資與薪金增加百分之二十，按現在蘇聯工人每月工資平均為九十五盧布，至一九七〇年則可調整至一百一十五盧布。

關於公共設施計劃，包括住宅之興建、公共設施、教育文化設備、與個人服務設備等，目前現有的設備均不敷應用。蘇聯至一九六五年底，百分之五十的城市居民，仍住在國有公社式的公寓內；廚房、浴室與其他設備均需共用。平均每人僅有六十九平方呎的生活空間，平均住宅的密度，每個房間須容納二點三三人。新五年計劃中的房屋計劃實施後，至一九七〇年，每人生活空間將略有增加，惟距標準生活空間每人九十七平方呎尚有一段距離。

城市設備迄今仍尚未獲致改進。城市中裝有自來水者尚不及二分之一，裝有下水道的城市僅為四分之一。由於設備的簡陋，數百萬城市居民均住在無自來水裝置的房屋裏。城市的交通設備，亦非常簡陋，尤以大城市為然。據對擁有一百萬人口的諾福西伯斯克城最近所作的調查：平均每一居民每年需消耗二百四十六小時，用於等候公共汽車；按照新五年計劃，至一九七〇年，這種狀況的改進將十分有限。

蘇聯一般城市日常用品的商店、洗衣店、理髮店、乾洗店，以及各種修理店舖異常缺乏。舉例言之，從事洗衣業者，平均每千人僅有零點一人，而美國則有一點七人；零售商每千人為十六人，美國則為七十六人。新五年計劃對公共事業將大大擴充，乾洗店增加百分之五百。這項武斷的增加比例，誰也無法斷定它能滿足需要亦或超過需要過多。人員車輛生產，從一九六五年二十萬輛，增到一九七〇年八十萬輛。從理論上講，這個計劃倘能如期完成，則蘇聯百分之五家庭將擁有一輛汽車。不過汽車售價的昂貴，超過一般工人三年以上的全部收入，汽車一物非一般人民所能享受。

蘇聯新五年計劃評介

附表二 國家與合作機構對各部門的投資比照表

(單位：十億盧布)

投資種類	一九六一—一九六七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		一九七〇—一九七五	
	數額	百分比	數額	百分比	數額	百分比
國民經濟總投資額	二四四	一〇〇	二〇三	一〇〇	二六〇	一〇〇
包括：生產部門（工業、農業、運輸、通訊）	一四〇	六九五	一三三	六五三	一五〇	五七三
工業投資	一〇三	四二〇	八三	四〇二	一〇〇	三七〇
包括：重工業（生產用品）	九〇	三八三	七五	三六九	二二〇	八二
輕工業（消費品）	一三	五	八	三	二〇	七
公共企業（房屋建築、公共設施、文化與個人設備）	六五	二七	二〇	一〇	一五	五

第六節 國防重於民生

新五年計劃揭櫫兩項基本任務：一為加強該國防禦能力，一為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兩者孰輕孰重？簡言之，是「大砲或是牛油」？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開會時，布里茲涅夫強調生產工具與消費品增產率之間的差距，應予以彌補。按前者增產率為百分之五十二（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間為百分之五十八），後者增產率為百分之四十六（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間為百分之三十六）；兩者間差距之彌補，需參照國民經濟生產部門的投資基金（請參閱附表二），予以鑑定。吾人不難看出，新五年計劃在公共事業方面的投資額業已削減至百分之二十六點八。倘若新計劃中的公共事業投資比例，仍能維持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間的水準，則在公共事業方面的投資額應達九百七十二億盧布，而不是目前所計劃投資的七百五十億盧布，換言之，投資基金應增加二百二十二億盧布。

由此以觀，消費者的利益淪為次要地位，從上述投資數字可以看出，人民生活水準將不致有任何的改善，公共企業投資額，遠不敷人民生活之需要

——下轉第10頁——

於平等的地位的。(equal among equals)其用意自然在於避免有損與會各國的自尊心，以免為共黨所挑撥離間，其考慮可謂相當的周密。而在會議期間，詹森總統不獨未多發表言論，且在席次方面亦力避予人以突出的印象。誠如某外籍記者的報導，此或為詹森就任總統以來的第一次未坐於首席者。(for the first time to take a back seat)凡此種種，均不難想見美方事先的安排，確曾費了一番苦心的。這些雖然都是小節，但在一般人的觀感上，却往往可以得到很大的功效。

第四、說到美國今天對亞洲的政策，儘管在軍事上已漸由「重歐輕亞」而變為「歐亞並重」，乃至於有「重亞輕歐」的趨勢，在經濟上或亦可能提出一個「亞洲的馬歇爾計劃」，繼續或增加對亞洲國家的軍經援助。但在政治上美國實仍不能不說是缺乏一種面對現實的勇氣，和沒有立即結束越戰的決心。大家都知道今天亞洲的禍源就是中共匪幫，而越南的戰事不過是共匪亦化世界戰略的一部份。如果不先摧毀匪偽政權，而澈底根絕其亂源，則越局是永遠不會得到「光榮的和平」的。且即就越局本身來說，為美國利益計，戰事亦不宜久拖，而應速戰速決為佳。我們很同意美前總統艾森豪的看法，他在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三日兩次的公開談話中，均主對越戰應不惜使用任何方法，以求得軍事的勝利。最近(十月三十一日)他又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記者訪問，而特別指出「應即以所需的兵力來贏得戰爭，而且愈快愈好。」這裏特將是項談話原文，節錄如下，以作本文的結束。

Former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Assailed Conduct of The Vietnam war, asserting: "I believe in putting in the kind of military strength we need to win, and getting it over with as soon as possible." He expressed impatience with what he called "gradualism" in the administration conduct of the war and said: "The war should have first priority over everything else. When we get to the stage that we are losing American lives, Then we need to view the war as a far more serious problem than going to the moon, or any domestic welfare programs, or any thing else."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抨擊越南戰事之行為，他說：「我主張將我們獲勝所需的那種軍力投入越南，然後儘速結束越戰。」他對美國政府在越戰中採取的所謂「漸進主義」表示不耐煩，他說：「越戰應較任何其他事情優先。當我們達到喪失美國人生命的階段，我們必需視這場戰爭為一較登陸月球或任何國內福利計劃，或任何其他事情遠為嚴肅的問題。」

——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於台北——

(上接第55頁)

。假如新五年計劃對人民住宅興建所訂的目標，在一九七〇年年底為每人住一房間，而不是目前的每二點三三人住一房間，則公共企業的投資額，需增加一千億盧布。

從以前兩個計劃所顯示的數字來看，新計劃的輕工業投資與以前幾乎沒有顯著區別。不過新計劃有其不同的成效，對重工業而言，輕工業的減少，當會導致重工業生產量的實際增加，而輕工業本身(消費工業)僅能增加百分之十二而已。

因此，自蘇聯投資政策決定後，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實施以來，「大砲與牛油」孰輕孰重的問題，其答案迄今仍沒有改變。不過為滿足人民的需要，在新計劃中，象徵性的努力業已實施，尤其在投資不多的日常消費品方面，諸如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等。這方面所需的費用，遠較給予人民以舒適的住宅，良好的公共設施與汽車等所耗的費用為廉。新計劃倘能如期完成，據估計：則在一九七〇年底，全國百分之五十三家庭將擁有電視，百分之四十一的家庭將擁有洗衣機，百分之三十一的家庭將有電冰箱，百分之十四家庭有摩托車。

吾人對新計劃的承諾已有所悉，不過對該計劃所揭櫫的目標能完成多少尚難預料。但吾人可確信者，為無論該計劃能否完成，均無法將蘇聯人民生活水準予以提高至能與歐洲工業先進國家生活水準相提并論的程度。就蘇聯經濟潛力而論，這乃是其制度缺乏效力的註釋，和大砲仍舊優先於牛油之基本決定的結果。